

佛說義足經卷上

十一部合  
十六章

壁七

吳優婆塞支謙譯

祭食第一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  
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  
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遙見禾穉心內歡喜自  
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  
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  
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  
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梵

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憤憂惱  
啼哭無能止者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  
食便聞梵志有是災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  
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  
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  
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  
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  
者何等為五當耗滅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  
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不可得當病瘦  
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

壁七

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凡人無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憤悲哀拍髀熱息耗身無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爲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是不獨我家耗世悉亦爾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痿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感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

死法來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爲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small>望七</small>	見其華色悅好 <small>二</small>
飛響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退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	世人我卿亦然
遠憂愁念正行	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爲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戒現天  
徑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梵志意輒向正使  
見四諦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溝港道如染淨  
繒受色即好便起頭面著佛足叉手言我今  
見諦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法歸  
比丘僧受我爲清信士奉行五戒盡形壽淨  
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而去衆比丘便白  
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使喜笑而  
去佛語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過去  
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貪

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爲便共集議  
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自到王前共謂王寧  
自知所爲不正施行貪害萬姓不急出國去  
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毛悉豎  
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薪賣以自給大  
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萬姓故  
王桀貪聞弟與將爲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  
從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目陳說便  
從王乞一隙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愍傷其厄  
得一隙便正治復乞兩隙四五至十隙二十

三十四十五十至百際二百至五百際便復  
乞半國王即與之便正治如是久遠祭貪生  
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復  
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  
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  
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  
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號自立爲  
大勝王天帝釋便試之寧知獸足不便化作  
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髮柱金杖持  
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駒

夷欲見王王言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  
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  
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  
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  
相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  
王愁憂不樂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  
國如得駒夷不堅獲如期反不見是時一國  
人民迴坐向王王啼亦啼王憂亦憂王處憂  
未嘗止聞識經偈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盛為喜 從得自在  
王便為衆人說欲偈 意有能解是偈義者上  
金錢一千時 坐中有少年名曰鬱多鬱多 即  
白王言 我能解是義相 假七日乃來對到 七  
日白母言 我今欲到王所 解王憂 母謂子子  
且勿行 帝王難事 如然火其教 如利刀難可  
親近 子言 毋勿愁憂 我力自能證 王偈義 當  
復得重謝 可以極自娛樂 便到王所言 我今  
來對其義 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悉得不厭 有黠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爾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 金山拄天 狀若須彌  
悉得無厭 有黠正行 欲致痛冥 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 厭者以黠 厭欲為尊 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悉捨所欲  
王言 知意悉治 世地盡四海 內無不至 屬是  
亦可為厭 乃復遠欲 貪海外國 大勝王即謂  
鬱多言

童子若善以尊依世說欲甚痛慧計乃爾  
汝說八偈偈上千錢願上大德說義甚哀  
鬱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取可自給最後說偈意遠欲樂  
家母大王身羸老年念欲報母與金錢千

壁七

五

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母佛語  
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梵志是也時童  
子鬱多者則我身是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  
志痛憂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

復著苦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聞  
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  
義足經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增為喜從得自在  
有貪世欲坐貪癡人既亡欲願毒箭著身  
是欲當遠如附蛇頭違世所樂當定行禪  
田種珍寶牛馬養者坐女繫欲癡行犯身  
倒羸為強坐服甚怨次冥受病船破海中  
故說攝意遠欲勿犯精進求度載船至岸佛  
說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優填王第二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句叅國石澗土室中長鬚髮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勅治道橋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奴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澗土室中有一比丘長髮鬚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遙問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澗土室中王即拔劍從之見

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家沙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無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婬意念是沙門壁七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我美人六便勅侍者急取斷絃我雖來齧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今當恐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比

丘見王去速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即白佛佛是時因  
 是本變有義生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為  
 後世學作明令我經道久住是時佛說義足  
 經

繫舍多所願 住其邪所遮 以遮遠正道  
 欲念難可惠 坐可繫胞胎 繫色堅難解  
 不觀去來法 惠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  
 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 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 世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

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世苦 生死欲溪流  
 死時乃念怨 從欲詆胎極 自可受痛身  
 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 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 彼可覺莫著 莫行所自怨  
 見聞莫自滂 覺想觀度海 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 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皆歡喜  
 須陀利第三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國王  
 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懈飯食衣被卧

具牀疾藥供所當得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  
共議言我曹本爲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  
遇今棄不復用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  
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毀之耳便共議今但當  
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以其死  
屍埋於祇樹間爾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  
子令惡名遠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  
悉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爲  
世尊壞瞿曇世無能勝我曹者即共行謂好  
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反以沙門

瞿曇爲師汝寧能忿爲衆作利不好首言作  
利云何曰惟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  
汝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  
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臧當也衆學言  
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以後朝暮到佛所數  
往祇樹間悉令萬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  
汝埋著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  
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衆人知女如是便取  
女殺埋著祇樹間衆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  
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華色無

雙今生亡不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  
 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爾者當於  
 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求行轉到  
 祇樹間便掘出死尸著牀上共持於舍衛四  
 道悉遍里巷稱怨言衆人觀沙門瞿曇釋家  
 子常稱言德戒弘普無上如何私與女人通  
 殺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食  
 時衆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衆理家人民  
 遙見便罵言是曹沙門自稱言有法德戒子  
 曹所犯若此當有何善奈何復得衣食衆比

丘聞如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盛藏應器  
 到佛所作禮悉住不坐如事具說是時佛說  
 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 衆闍被箭忍痛  
 聞凡放善惡言 比丘忍無亂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是時有  
 清淨女字惟闍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悉空還  
 甚卹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  
 頭面作禮遶佛坐一邊佛爲廣說經法惟闍  
 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我

家飯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閻便遶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衆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到邪冥 說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

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 不守怨自賊

惡言截頭本 常關守其門 常尊及與毀

尊空無戒人 從口內衆憂 嫉心衆不安

博掩利人財 力欺亦可致 是悉皆可忍

是最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 世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 坐意行不正 欺咤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理家皆生意言釋家子實無惡學在釋家終不有邪行是時衆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殺好首而怨佛及弟子乎大臣聞是聲便入啓王王即召衆梵志問汝曹自共殺好首不便言實爾王怒曰當重罰子曹奈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殺害之心即勅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城里巷逐逐出國界去佛以食時從諸比丘

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遙見  
 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言聞者不識四方名  
 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  
 怨被惡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  
 緣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 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惡言  
 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 現在亦無有  
 誰盡壽見毀 盡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  
 須達便為佛作禮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

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  
 被惡名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闔 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爾  
 世人無善念 我手無瘡痒 以手把毒行  
 無瘡毒從生 善行惡不成

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惟闍家直坐正座惟  
 闍作禮竟叉手言屬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  
 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因為惟闍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 內淨外何汙 愚人怨自誤

向風揚細塵

惟聞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座  
聽佛說經佛為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  
去時國王波私匿具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  
到祇樹欲前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  
見佛便却蓋解冠却諸侍從脫足金屣便前  
為佛作禮就坐叉手白佛言屬者甚悲身不  
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  
被惡名佛即為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 解意諦說善 口直次及尊

永樂北藏

義足經

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那捨 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 制欲人所詰

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  
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視佛威神甚大巍巍  
如星中月適無敢難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

義足經言

第七

十一

如有守戒行人 問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正道 欲來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 常自說著戒堅

是道法點所信 不著綺行教世

第六二冊

法不匿不朽言	毀尊我不喜恐
自見行無邪漏	不著想何瞋喜
所我有以轉捨	鮮明法止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	以相空法本空
不著餘無所有	行不願三界生
可瞋冥悉已斷	云何行有處所
所當有悉裂去	所道說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	從行拔悉捨去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  
 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牀上共以  
 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  
 得解脫今見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  
 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  
 說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應器還到佛所  
 作禮竟皆就坐即為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  
 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為後世作明  
 今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 信見諦及自淨

摩竭梵第四

有知是悉可度  
見好人以為淨  
點除凶見淨徑  
從異道無得脫  
身不汙罪亦福

陸三七

苦斷習證前形  
有慧行及離苦  
斷所見證如前  
見聞持戒行度  
悉已斷不自譽

十二

諦見聞行力根  
不念身不念尊  
恩怨斷無所著  
無所有為梵志  
姪不姪著汙姪

誰作世是六衰  
亦不願行至淨  
斷世願無所著  
聞見法便直取  
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鏡面王第五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  
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  
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俵便

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爭生結不解轉相謗  
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  
知合何道我道法可倚行汝道法難可親當  
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  
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汝極無  
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  
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  
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食竟  
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悉坐一  
面便如是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

望七

十三

當得解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  
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勅使者令  
行我國界無眼人悉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勅  
即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以白王王勅大臣  
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廐一一示  
之令持象有持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脅者  
背者耳者頭者牙鼻者悉示已便將詣王所  
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悉見王言何  
類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  
掃帚得尾本者言如枝得腹者言如埤得脅

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  
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  
如索便復於持前共諍訟象諦如我言王是  
時說偈言

今為無眼會 空諦自謂諦 見一言餘非

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是時無  
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空  
諍今子曹亦冥空諍無所益佛是時生是義  
具檢此卷令弟子悉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

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

自無道謂學悉爾

常自覺得尊行

已墮繫世五宅

抱癡住望致善

所見聞諦受思

見世行莫悉修

興行等亦敬待

是已斷後亦盡

著癡日漏何時明

但亂無行何時解

自聞見行無比

自可竒行勝彼

已邪學蒙得度

雖持戒莫謂可

雖點念亦彼行

莫生想不及過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竟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待

本行法求義議

但守戒未為諦

度無極衆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老少俱死第六

聞如是佛在婆掃國城外安延樹下時有一

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轂道敗便下道

一面抱愁而坐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

求食道見車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抱愁不樂

即說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

壁七

捨平就邪道

十五

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爾

意著邪行痛

愚服生死苦

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壽年百二十死

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死兩家俱送喪皆

持五綵幡諸女弱皆被髮親屬啼哭悲淚佛

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  
難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弟子  
悉解檢是卷爲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時  
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 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  
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愛 有愛從得常  
愛憎悉當別 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慧願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爾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 善亦惡今不見  
悉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 遠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忘念 欲可遠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 已垂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 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 無輒沾如蓮華  
已不著亦可望 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

不汙姪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華

生在水水不干

尊及世亦爾行

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彌勒難第七

第七

十六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時眾老年  
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采象子字  
舍利弗亦在坐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  
隨律言亦無禮敬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坐  
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比丘有所

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說定意經  
如有賢者子發道久在家至意復念淨法便  
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  
附正離邪已證為行自知已度時賢者彌勒  
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便就坐  
彌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宜於是事不能  
對彌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已澡藏應器還  
到佛作禮畢就坐以偈問佛言  
姪欲著女形 大道解癡根 願受尊所戒  
得教行遠惡 意著姪女形 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卧	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
後反著色亂	犇車亡正道	不存捨正邪
坐值見尊敬	失行亡善名	見是諦計學
所媿遠捨離	且思色善惡	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	痛慚却自思	常行與慧合
寧獨莫亂俱	著色生邪亂	無勢亡勇猛
漏戒懷恐怖	受短為彼負	已著入羅網
便欺出奸聲	見犯因緣惡	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來去	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
諦見為上行	有行莫自憍	無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 不欲色不色 善說得度痛

悉世媿自食

佛說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藏辭梵志第八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

獨園中是時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

名藏辭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

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無勝

已者佛三月竟從眾比丘欲到墮沙國轉行

郡縣說經次到墮沙猴援溪邊高觀殿中諸

長者子即聞佛眾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者子中有為佛作禮者向佛又手者默然者悉就坐梵志熟視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懾不能復語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 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在極快 因緣諦住邪學  
 常在眾欲願勝 愚放言轉相遠

意念義忘本語 轉說難慧所言  
 於眾中難合義 欲難義當竟句  
 在眾窮便瞋恚 所難解眾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 自計非後意悔  
 語稍疑妄意想 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 聖七 坐不樂卧喑咋  
 本邪學致辭意 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向守口 急開開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 出善聲為眾光  
 辭悅好生意喜 著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憐漏行  
已學是莫空諍  
多倚生痛行同  
蔽從來去莫慚  
抱冥柱欲難日  
汝行華不見果  
越邪度轉求明  
於善法蔽何言  
行意到來到聞  
舉大將俱義軍

彼不學從何增  
不從是善解脫  
行求輩欲與難  
今當誰與汝議  
汝邪諦自守癡  
所出語當求義  
法義同從相傷  
彼善惡受莫憂  
意所想去諦思  
螢火上遍明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摩因提女第九

佛在句留國縣名悉作法時有一梵志字摩  
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後國王亦太子  
及大臣長者來求之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

壁七

十九

者乃與為婦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盥  
澡藏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摩因提食  
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色身有三  
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  
此人比我女便還家謂婦言兒母寧知得所

願不令得墮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衆  
寶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文現  
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墮何故婦說  
偈言

姪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癡人足蹋地

是跡天人尊

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墮即將女  
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  
相惠可為妻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  
二相瓔珞其身如明月珠使姪意繫著佛佛

知其意如火然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	尚不欲著邪姪
今奈何抱屎尿	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姪不欲	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厭	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筋皮裹	尊云何當受是
內外行覺觀是	於黠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黠	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	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受	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惱聞見棄  
世所見莫行癡  
可我有墮冥法  
諦見聞爾可謂  
往到彼少不想  
等亦過亦不及  
不等三當何諍  
有諦人當何言  
邪亦正悉無有  
捨欲海度莫念

慧戒行莫望淨  
無戒行彼想有  
以見可誰有淨  
諦意取可向道  
今奈何口欺尊  
已著想二十七便分別  
悉已斷不空計  
已著空誰有諍  
從何言得其短  
於隰縣忍行點

欲已空止念想  
悉遠世求敗善  
如水華淨無泥  
尊安爾無所貪  
亦不轉所念想  
三不作墮行去  
捨不想無有縛  
制見想餘不取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異學捕飛第十

世邪毒伏不生  
尊言離莫與俱  
重塵土不為萎  
於世俗無所著  
行如度不墮識  
捨不教三世事  
從點解終不懈  
便默聲步三界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爲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卧牀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却黎子先跪鳩墮羅知子稽舍今陂黎羅謂娑加遮延尼烏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

堂七

廿一

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曹所議變意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衆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不信異學所爲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衆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洹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

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又手求願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無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帀而去至期日便為作十萬座牀亦復為不蘭等作十萬座牀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坐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聞梵志欲與佛拊道便作靚

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磔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然燄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然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然佛現神竟燄然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佛即起師子座中至七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又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犍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拊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廿二

坐我自現神足佛意欲使衆人得福安隱悉  
愍人天今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爲後世學  
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時得住留佛時現大  
變神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  
亦箕坐倚右脅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  
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  
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  
復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  
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華頭上出  
千葉蓮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

人亦在空中散華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  
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是時梵志等  
默然無願皆低頭如鴉睡時持和夷鐵便飛  
於虛空見燄炯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  
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豎各各走佛  
便爲兩衆人空七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  
徑薄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  
以慧意知衆人意輒住不轉便爲說四諦中  
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  
受戒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是

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  
聞訟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  
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作化人化人  
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  
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化佛即右膝著  
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鬪訟變何從起 致憂痛轉相嫉  
起妄語轉相毀 本從起願說佛  
坐憂可起變訟 轉相嫉致憂痛  
欲相毀起妄語 以相毀鬪訟本

世可愛何從起 轉世間何所貪  
從置有不復欲 從不復轉行受  
本所欲著世愛 以利是轉行苦  
不捨有從是起 以故轉後復有  
隨世欲本何起 何得別善惡  
從何有起本末 所削法沙門說  
亦是世所有無 是因緣便欲生  
見盛色從何盡 世人悉分別作  
所從欺有疑意 亦是法兩面受  
念從何覺慧跡 願解法明學說

所有無本從何	無所親從何滅
盛亦滅悉一義	願說是解現本
有亦無著細輒	去來滅無所有
盛亦滅義從是	解現賢本盡是
世細輒本從何	著世色從何起
從何念不計著	何緣因著可色
名色授著細輒	本有有色便起
寧度癡得解脫	因緣色著細輒
從何得捨好色	從眾愛從何起
所著心寧悉盡	諦行知如解脫

不想想不色想	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想斷不著	因想本虧隨苦
我所問悉已解	今更問願復說
行溼悉成具足	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	向經神得果慧
尊行定樹林間	無有餘最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	尊已著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	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永樂北藏

義足經

第六二冊

佛說義足經卷下

璧八

吳優婆塞支謙譯

猛觀梵志第十一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時至八之生胎滅盡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禮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今何不往見其威

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 願復見無極衆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直學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兩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眾中意

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

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

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

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人欲念彼亦知 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 遍行求莫隅解

取如是便生變 癡計彼我善慧

至誠言云為等 一切是善言說

不知彼有法無 冥無慧墮彼點

冥一切痛遠點 所念行悉彼有

先計念却行說 聖八 慧已淨意善念

是悉不望黠減 悉所念著意止

我不据是悉上 愚可行轉相牽

自見謹謂可諦 自己癡復受彼

自說法度無及 以自空貪來盜

已八冥轉相冥  
一諦盡二有無  
謂不盡諦隨意  
何諦是餘不說  
饒餘諦當何從  
諦無餘何說饒  
眼所見為著可  
聞見戒在意行  
止校計觀何羞  
癡何從授與彼

學何故一不道  
知是諦不顛倒  
以故學一不說  
當信誰盡餘說  
從何有生意識  
從異想分別擇  
識若欺盡二法  
著欲點變訟見  
是以癡復授彼  
彼綺可善點我

便自署善說已  
堅邪見望師事  
常自恐語不到  
見彼諦邪慚藏  
以悉知點分別  
是為諦住乃說  
如是取便亂變  
從異行得解淨  
是異學聞坐安  
自己盛堅防貪

有訟彼便生怨  
邪點酷滿綺具  
我常戒見是辟  
本自有慚藏點  
癡悉無合點行  
悉可淨自所法  
自因緣痛著汗  
彼雖淨不至盡  
自貪俱我堅盛  
有何癡為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

生計度自高妙

諦住釋自在作

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

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法觀梵志第十二

聞如是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與五百比

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

會胎生盡爾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

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

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

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欲  
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  
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  
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  
僧各就座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

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汝

願復見無勝衆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

真覺行知身正

如馭者善持轡

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

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

點根明意服輒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因是身歸明尊

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

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眾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脫有者肢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

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

如已取悉說喜

一切彼我亦輕

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慚羞

諍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

願觀安無變處

一切平等如地

是未嘗當見等

本不等從何同

見聞說莫作變

倚著是眾可惡

可見聞亦所念

兩出淨誰為明

愛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  
 於是寧經至淨  
 已離諦更求行  
 亦如說力求淨  
 行力求亦不說  
 死生無盡聖八從是  
 戒彼行一切捨  
 淨亦垢不念覺  
 修是法度彼一  
 受如是便增變

行諦祥已具住  
 可恐世在善說  
 悉從罪因緣受  
 自義失生死苦  
 明五如行亦思惟  
 如是慧亦如說  
 罪亦福捨遠去  
 無玷汙淨哀受  
 說無行為遠欺  
 各因諦世邪利

自所法便稱具  
 無等行轉相怨  
 凡所說黠代恐  
 無慧眾異說淨  
 各尊法如聞止  
 無法行但有言  
 言如是彼亦說  
 便自見怨所作  
 所攝著求便脫  
 本所因在好說

見彼法詰為漏  
 自見行不墮汙  
 無於法有所益  
 所繫著住各堅  
 演如解自師說  
 彼所淨因一心  
 一所見從淨墮  
 坐勝慧自大說  
 念所信無所住  
 淨行在彼未除

觀世人見名色  
欲見多少我有  
有慧行累無有  
見無過是法行  
慧意到無所至  
知關閉制所著  
尋斷世所受取  
靜亦亂在觀捨  
棄故城新不造  
脫邪信勇猛度

以其智如受知  
不從是善淨有  
知亦見正以取  
度是亂不更受  
不見堅識所覺  
但行觀無取異  
取與生不應堅  
在是惡哀凡人  
無所欲何所著  
悉已脫世非生

一切法無所疑

悉見聞亦何念

捨重擔尊正脫

不願過常來見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毘勒梵志第十三

聞如是佛在王舍國於黎山中爾時七頭鬼

室八

六

將軍與鴟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  
生珍寶當相告語爾時鴟摩越鬼將軍所治  
處池中生一蓮華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  
金色鴟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  
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

中生千葉蓮華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  
 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  
 生神珍寶如來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  
 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堅無比已生寶何  
 如賢者寶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嗚摩越

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 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  
 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 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 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  
 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 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	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
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	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	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
念空無所隨	寧貪不與取	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直行	寧惠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
愍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	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	斷嫉無麤聲	守正不讒人
無念鬪亂彼	守口心不欺	不嫉麤聲斷
守行何讒人	悉空彼何亂	寧不染愛欲
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	在法寧惠計

寧度至三活	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
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	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	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
身口悉已上	尊行定樹間	俱往觀瞿曇
真人鹿躡腸	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
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	恐怖悉無有
七頭鬼將軍及鴟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為		
千衆俱到佛所皆頭面禮佛住一面鴟摩越		
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躡腸	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

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	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	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
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持	如義無有苦
誰造作是世	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
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	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	六造為世苦	誰得度是世
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	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	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
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	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	是乃無沒淵	從何還六向

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 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 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無色

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

會當報重恩 開導現大尊 法施無有上

今鬼合千衆 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歸

為世尊大歸 今已辭求過 各還國政治

今悉禮正覺 念法歸尊法

爾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衆中便生意  
於泥洹脫者肢體因緣因是便意生疑佛即  
知兜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無

比見莫不喜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  
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化人  
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亦言佛所作  
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  
切制念度故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逾曰 遠可靜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 悉不受世所有

本是欲多現我 從一綺便悉亂

所可有內愛欲 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 不及滅若與等

雖見譽衆所稱  
如所法爲已知  
強力進所在作  
且自守行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

望八

莫貢高蹶彼住  
若在內若在外  
無所得取無有  
學莫從彼求滅  
亦不入從何有

九

戒所味莫貪著  
身所有若麤細  
所可念便生願  
所得糧及飲漿  
取足止莫慮後

我無所世所有  
莫還念作悲思  
有來恐惠莫畏  
所當用若衣被  
從是止餘莫貪

在處如海中央  
一切止住亦爾  
願作大慧眼視  
願作光仁善恕  
且攝眼左右羞

無潮波安平正  
覺莫增識與意  
已證法復現彼  
諸檢式從致定  
不受言開閉聽

常行定樂樹間  
若在坐若在外  
莫自恐捐睡卧  
棄掩忽及戲詭  
捨兵鑿曉解夢

捨是理無戲犯  
閑靜處學力行  
在學行常嚴事  
欲世好悉遠離  
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	悉莫鑿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	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	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	悉莫行兩面辭
盡壽求慧所行	真持戒莫輕漏
橫來詰莫起怨	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嫉	捨兩舌恚悲法
所欲言學貪著	莫出聲麤邪漏
無著慚莫從學	所施行莫取怨
聞麤惡不善聲	從同學若凡人

善開閉莫與同	慧及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	不戲作著意作
從宴淨見已滅	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亡法	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	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十

蓮華色比丘尼第十四

聞如是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華適盛好坐柔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爾時天王釋到佛所為佛作禮

便白佛言今當用何時待遇尊佛告天王用  
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  
爾時賢者摩訶目犍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  
於祇樹給孤獨園中爾時四輩悉到目犍連  
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四輩悉禮  
目犍連各一面住便共問目犍連今世正眼  
爲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犍連便告四輩今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  
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利質華樹下柔  
輓石上樹高四千里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

二百八千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  
還復摩訶目犍連廣復爲四輩說經法便默  
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禮目犍連悉去  
至竟夏三月復衆四輩皆悉來到目犍連所  
頭面禮竟悉就坐共白目犍連善哉賢者學  
中獨多神足願煩聖八威神到佛所爲人故禮佛  
足以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  
善哉我佛愍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目犍連  
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復以經法戒四輩悉歡  
喜目犍連辭四輩悉起禮復起繞目犍連而

去爾時目犍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  
從閻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  
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犍連便生想如  
來在天衆中譬如閻浮利佛即知目犍連意  
想所念告目犍連言不與世間等迅去即便  
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目犍連白  
佛言是天衆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  
歸於佛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自歸法者或自  
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  
道壽盡來生天上佛言目犍連如是是天中

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來  
生天上爾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  
目犍連所言即言賢者目犍連所說實如是  
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  
皆來生天上是時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  
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犍連亦其王所言  
便言賢者目犍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  
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樂道壽盡皆  
來生天上爾時八萬天因緣目犍連各各自  
陳我得溝港目犍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

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  
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便告目  
犍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  
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目犍連言  
諾受教便起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  
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十一即住閻浮利  
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  
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佛於天上便取定  
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燄天  
為諸天說經滅於燄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

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眾天梵  
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  
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  
天德淳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已說經  
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俱下住須大施  
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  
悉斂上有色天悉復斂有欲天來至第二天  
須彌巔上住是時有天子墮彼暹被玉教意  
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瑠璃佛從  
須彌巔下至瑠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

悉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  
 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  
 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  
 曇滿樹下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  
 聞法是時蓮華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  
 寶導前從眾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眾人民  
 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  
 廣作徑路蓮華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  
 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天為下地為高  
 人悉等天亦無貪意在人人亦無貪意在天

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是時有一比丘坐去  
 佛不遠便箕坐道身意著檢戒比丘見天樂  
 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  
 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  
 比丘即在座得溝港道已自證佛知人知天  
 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  
 有利得人形 持戒得為天 於世獨為王  
 見諦是獨尊  
 是時蓮華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攝神足七  
 寶及兵眾悉滅不現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

面著佛足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座  
適坐便為大眾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  
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佛知人意稍  
軟離麤便現苦諦集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  
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是時賢者躬自  
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  
佛言

今恭敬雄遍觀  
常慈哀見福想

見諦現說彼度  
然人天得何讚

度無極復道彼  
廣說法遍照世  
尊戒海廣無度  
無穢淨垢不著  
無闕傷無減增  
從戒尊三界師  
心住賢無過尊  
明慧力致金色  
師觀世兩衆會  
意觀意無垢心

捨恐怖就安樂  
問每樂不死安  
義深大善行明  
慧船大度三界  
尊不著已行捨  
從見世去無還  
自在定人天雄  
何人天不禮尊  
雖觀捨不著過  
三界空尊所空

是世行拔後根  
 今神天服於尊  
 已無疑樂法賢  
 亦如行蟲獸心  
 自恣化在天上  
 意制念伏彼信  
 道德妙與誰雙  
 於三界獨步行  
 垂綺願三界怨  
 慧在定明如日

定至定趣甘露  
 悉叉手觀覺身  
 悉知識人天心  
 宴淨然愍苦蒙  
 正真定收取易  
 天人世覺獨尊  
 觀尊形何時馱  
 戒義堅若寶山  
 捨嫉念無恩愛  
 無瑕穢夜月光

著淨戒現淨行  
 住淨法現淨光  
 十五夜星中月  
 法悉照明人天  
 諦復諦猛善說  
 釋家子獨見妙  
 言盛輒意無羸  
 聞尊語甜美法  
 取法爾有何非  
 說議斷後不思

有淨慧善過淨  
 高山雪見照然  
 今觀尊人天雄  
 身相現珞真珠  
 自行致本無師  
 慧千眼去瘡疣  
 出聲悲人天生  
 渴飲飽如流海  
 審奉行到彼安  
 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

涉先迹致故城

顧念後告冥者

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

神行義無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

尊繫著無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衆中座便起坐偏袒叉

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

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威神天

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悉擁護

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爲轉

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我善行

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壞欲身

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馱心

行有敗有空坐

在樹下若曠野

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牀卧

來恐怖凡幾輩

行何從悉不畏

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

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

所止處寂無響

口已出善惡響

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住行不捨

比丘學求安詳

云何學戒不漏

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目明

欲鼓鞞吹内垢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在空牀

卧行欲學如法今說令汝知聽

無恐怖慧不畏

至心學遠可欲

勤蚱蜢亦蛻蟲

入惡聲四足獸

非身法意莫識

無色聲光無形

悉非我悉忍捨

莫聞善貪隄懸

所被痛不可身

恐若各悉受行

是曹苦痛難忍

以精進作巨杵

願綺想念莫隨

掘惡栽根拔上

著愛可若不可

有已過後莫望

存點想熟成善

越是去避麤聲

忍不樂坐在行

四可忍哀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

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

學造棄行遠可

有未有苦樂苦

知其度取可止

聞開閉縣國行

麤惡聲應莫願

舉眼之莫妄瞻

與禪會多莫卧

觀因緣意安詳

止妄念疑想斷

望八

十六

取莫邪與無欺  
 如對見等心行  
 被惡語莫增意  
 放聲言軟若水  
 若為彼見尊敬  
 若色聲若好味  
 於是法莫媒著  
 戒遍觀等明法  
 佛說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慈哀視莫怨氣  
 冥無明從求鮮  
 故怨詰於同學  
 愧慚法識莫想  
 有行意離莫受  
 香細滑是欲捐  
 學制意善可脫  
 行有一舊棄冥

聞如是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  
 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具佛從教授縣  
 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  
 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  
 已到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  
 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語賢者正使太子不樂  
 道當作遮迦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  
 七寶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  
 一人亦從佛求作沙門諸釋如是眾為復增  
 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明法諸

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爾時  
 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爾時諸  
 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爾時  
 悅頭檀王便以頭倚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  
 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是何法  
 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平已如是王便言諸  
 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  
 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倚便左右視出聲言  
 三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覆  
 散摩尼華復鼓五百樂復雨香水灌浴太子

諸民爾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諸賢者太子  
 在園閭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卧樹枝葉悉  
 在太子東作陰禺中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  
 為太子作陰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爾時我  
 第二為太子作禮王爾時說偈言

今為三勇猛黠

以頭禮遍觀足

初生時動天地

坐樹陰身不露

佛爾時攝神足下坐比丘僧前咸坐上諸釋  
 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就座王亦就座  
 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	乘行臺閣間	今足蹈遍地
足云何生眠	神足為我車	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	世車安可义	素被細軟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	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學造
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	隨時造閣樓
今獨宿樹間	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
造仇婬已斷	脫欲念無憂	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丐乃得食
麤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	棄貪從苦空

悉斷四飯本 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華香  
 妓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 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為河 淨黠悉在中 鬪極住浴淨  
 遊度不復還  
 爾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  
望八  
 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達世  
十九  
 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佛以道意知悅  
 頭檀王意滿喜已住輒無亂縛解可為說善  
 度法便說苦諦集盡道諦佛說是四諦法王  
 即在坐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如

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爾  
 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坐向佛叉手  
 白言已近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  
 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悉不犯已淨  
 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有歸僧者釋  
 諸女人自歸亦如是中有持不殺戒者持不  
 盜戒持不姪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  
 戒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  
 勇猛便起坐向佛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有戒具當何見 云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此說	先已行棄重恚	來現在亦不取	未來想不著愛	行遠可捨細輒	已去恐無畏怖	無嫉心樂彼與	能自守不多望	不惡醜不娛冶	意悉脫無所著
問正意世雄生	亦不著後求願	亦不受尊敬空	久遠想亦不憂	邪見盡少無有	不可動信無疑	行如是愛尊命	自多得惠無嫉	不兩舌捨戲疑	棄目見無綺妄

安詳行能解對  
不學求所樂欲  
無怨恚捨愛欲  
不自高我無等  
當行觀止意念

望八

亦不欲斷欲想  
悉無有亦不憂  
不為味所可使  
得對毀橫得敬  
見善惡非次望

二十

來不生去不到  
欲何索從何得  
悉無能說到處  
衆學沙門逝心  
悉令求所在處  
如觸冒知如去  
亦不嫉亦無貪  
雖在高尊不樂  
不樂中下不樂  
從法生非法捨  
是悉空亦無有  
從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樂人  
意已止便到盡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  
悉歡喜

惟樓勒太子第十六

聞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言從今以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餘人乃當從後入耳爾時舍衛國王子惟樓勒廿一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使還其國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出聲罵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取

牛漣洗四殿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處悉以漣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汙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把國政者當云那治諸釋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王惟樓勒王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終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棄世欲無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所難

王聞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出城引號當攻迦維羅衛城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枝葉少陰涼在其下望王興兵行大道遙見佛在薄陰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禮竟住一面白佛言諾今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陰涼大樹名為加旃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佛何以不坐是陰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無陰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

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處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久頃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若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姪欲已斷有何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無以為難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引號出城

到諸釋國行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  
 止宿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與四種兵欲來攻  
 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明日來到即遣輕足  
 上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  
 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開門內  
 者惟樓勒王即殺諸釋不疑是騎人聞佛教  
 便禮佛上馬如去是時賢者摩訶目犍連在  
 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憂我今  
 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  
 悉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告摩訶目犍

連言耐能爾當奈其罪何目犍連言但說有  
 形事無奈無形罪何佛爾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

從福樂在冥苦

善惡裁向日出

久遠來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闔具俱便前當攻釋城諸

卷至八

廿三

釋悉共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亦出  
 一城欲拒杆惟樓勒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  
 舍衛國王及兵共鬪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  
 以利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射斷  
 車轂亦截車軸射斷駝亦射斷人身珠寶無

所傷害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鬪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日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閉門爾時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法無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淨心歸佛歸

法歸比丘僧無諦有疑便以為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爾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不受籌者為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為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不受者少耳衆人言當開門內王諸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便生取諸釋當將出城殺之爾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願王言將軍欲何願我願今沒是池中頃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臣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今在水中能幾頃王即與其

所願釋摩男即沒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案視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往案視之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復問所生得釋悉死未臣白言悉已象踏殺之王便從處還國佛以晡時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諸比丘悉言諾佛即與眾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稱怨佛聞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

比丘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中化出自然無數牀佛及比丘悉坐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自生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象神馬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無慈心哀意觀瞻諸獸故佛復言比丘汝曹意何趣鮫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象聖馬寶車恣意富樂不比丘對

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鮫獵屠  
 牛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曹遠哀無  
 慈觀瞻獸以是遠樂柰何道此愚癡人乃於  
 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知是子亦遠善當生  
 見其從是七日當為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  
 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枉亦莫生害意佛以  
 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為曹  
 卷語檢為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佛  
 爾時說是義足經

從無哀致恐怖

人無世從點聽

今欲說義可傷  
 展轉苦皆世人  
 在苦生欲害意  
 一切世悉然燒  
 自貢高不捨愛  
 莫作縛求冥苦  
 彼致苦痛見刺  
 從刺痛堅不遺  
 尊適見拔痛刺  
 世亦有悉莫受  
 我所從捨畏怖  
 如乾水斷流魚  
 代彼恐疲真樂  
 悉十方亂無安  
 不見故持癡意  
 我悉觀意不樂  
 以止見難可忍  
 懷刺走悉徧世  
 苦不念不復走  
 邪亂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  
住至誠莫忘舉  
滅恚火壞散貪  
捨躉夢莫睡卧  
綺可惡莫卧住  
莫為欺可牽挽  
彼綺身知莫著  
久故念捨莫思  
見在亡不著憂  
我說貪大猛弊

學避苦越自成  
持直行空兩舌  
捨惱解點見度  
遠無度莫與俱  
著空念當盡滅  
見色對莫為服  
戲著陰求解難  
亦無望當來親  
雖四海疾事走  
見流入乃制疑

從因緣意念繫  
捨欲力其輩寡  
捨不沒亦不走  
乘諦力點已駕  
是胎危疾事護  
已計遠是痛去  
從直見廣平道  
自不計是少身  
以不可亦不在  
本癡根枝為淨

欲染壞難得離  
悉數世其終少  
流已斷無縛結  
立到彼慧無憂  
勤力守可至安  
觀空法無所著  
悉不著世所見  
彼無有當何計  
非我有當何憂  
後裁至亦無養

